



## 雲林印象

臺大附設醫院教學部 李宇洋住院醫師

小時候的我離天空太遠，沒有天空的記憶、沒有星斗閃爍的印象，只記得、那時，台 61 的水泥牆尚未遮蔽遠方，每當夜晚微風徐徐，口湖鄉村遠處的豬舍臭味便不遠千里而來，燠熱的夜佐以豬舍味，以前對雲林的印象就是這樣髒髒臭臭的。小時候總是因為這樣的髒髒臭臭加上悶熱不舒服、車程遙遠而不大樂意回去。

但對於小朋友來說，也是有開心的事。在三合院空曠的場地可以肆意奔跑、推著堆高機拿著紙箱佔地為王；時而堆著泥巴、挖著溝，讓水繞城，那泥巴堆的小小的丘就是小時候的城堡；時而只是無聊的將石頭雜草野花果實丟到池塘裡，小孩不需要緣由，只是想那麼做而已。多麼單純、那小小的時光，小小的手究竟能抓住多少東西，髒兮兮的泥巴、蹦跳的蚱蜢、蟋蟀、攀爬的天牛、瓢蟲、螳螂；髒兮兮的小娃兒，曾經看到了什麼，曬漁網法、曬蝦米、拔魚刺、做魚鬆、燒金紙。多少的夏日、多少的夜晚、多少的雨天、多少的雨水，壁虎唱著吱吱的歌曲，我撐著雨傘踩著水，一把長刷子

掃蕩門廊的積水，後面還跟著一隻跟屁蟲叫著哥哥。還記得、曾經小小的雙手拿著閃亮亮的、仙女棒劃過一圈又一圈、最後拋向空中，如流星一般，許願。許的願望實現了嗎？我不知道，就連許了什麼願望也不記得了。

一切都是如此日常且平凡，但一切卻又是如此特別與新奇。清明的自製潤餅、端午的肉粽、新年的貼春聯、各種拜拜燒香與燒金紙，傳統在鄉下的家鄉顯得稀鬆平常卻又重要。但當日子漸漸過去，年月所剩無幾，那雙長大後的手、洗乾淨的手、放下玩具的手，戴上了眼鏡。

不知道是不是長大就是這麼一件神奇的事，對於漸漸變得淡漠的傳統儀式有種珍惜感，對於各種慢慢消逝在時間與世代的事物，感到淡淡的惋惜。要真的說是傳統文化保留不容易、以及對文化流失的哀傷嗎？好像倒也不是。這樣的情緒更像是以前知道、甚至熟悉的東西漸漸在消逝，所感到的哀愁，是一種小時候不曾會去想像、但長大去漸漸意識到的心情。有形的事物在改變，就像三合院外高高的牆(台 61 的水泥)長長的延伸看不到盡頭，台 61 方便了交通但也改變了小時候的視野；無形的東西也漸漸改變，如今的記憶也想不起來小時候原本牆外印象，那裡有田園嗎？有魚池嗎？天空

長什麼樣？看得到海嗎？如同漸漸逝去的人們、漸漸消逝的傳統與祭拜，燒香燒紙錢的煙味漸漸少了，小時候的印象也漸漸遠了，如同我記不起來的小時候的天空。

現在的天空對我來說變得近了一些，但卻也變得模糊，即使有眼鏡的輔助還是常常感覺看不清楚那遙遠黯淡的星光。夏季大三角、冬季大三角、冬季大橢圓、北斗七星、仙后座、北極星，現在的我用以前課本的知識在尋找星空，但還是不禁好奇，若是小時候、那眼睛還清澈的時候，究竟會看見怎樣的星空呢？是否能看見銀河閃耀、是否在微小的星星也能看見他的努力閃耀？



無聲的夜、滿天的星、春來的燕、記憶淪陷，應該屬於小時候的滿天星斗、偌大的星座怎麼會沒有印象呢？我懷疑我的吃驚。是否小時候從未注意過？抑或是記憶曾被截取、導致空白一片？

雖然現在的我離天空近了些，但當我想好好看清楚世界，奮力的張著雙眼卻找不著以前的模樣。雲林究竟是怎樣的地方，現在的我才開始好好思索這個問題。就連雲林為什麼取名作雲林，我也不甚知曉。

是啊！雲林究竟為何取作雲林呢？

大概是作為父親的老家，一直以來都習慣了，但從小到現在從未在這鄉下見過雲霧瀰漫或是林間濃霧，真要說的話，這裡應該更像魚池之鄉、果菜之家，與山林的渺遠之在搭不上邊、也難以想像。雲林究竟為何取作雲林？

疑問下查了資料才知道：雲林縣，起初設立於清領時期，縣治原本設在林圯埔（今南投竹山），於光緒十九年移到斗六。雲林最初的命名便是依照竹山的景色而命名。至日治時期，行政區域重新劃分與變革中設立斗六廳，而原本雲林的由來--竹山，則被劃分到南投的管轄區。而後，民國時期，斗六則改回原本雲林的名稱。今天可以看到，現在的雲林縣裡面沒有雲林，而原本的雲林則可以在南投縣找到足跡。所以雲林應在山裡，或許雲霧繚繞，茫茫林間山嵐。機會難得，便計畫了行程，一早說走就走的旅程。



那天天氣晴朗，公車沿著山道蜿蜒而上，緩緩的卻很舒適，沒有過多的搖晃、也沒有過多急煞，如同輕輕的搖籃般晃呀晃，過了一個又一個山頭。窗戶外，天空傾瀉而下，或許是角度的關係，總覺得天空好近好近，彷彿就在那觸手可及的地方，而雲便在這樣蔚藍、青澀、或淺或深的藍色畫布中，肆意的發散、肆意的聚集，或成一絲絲的髮尾、或成成團成團的棉絮，時而陽光從縫隙灑落、時而從雲層後映透，然後在我的視網膜上沾染不同程度與通透的天空色，如夢似幻。今天的天空，令人醉。



下車後步行沿著公路繼續而上，近處崖壁陡峭，嚴肅的石壁顯得威嚴不容侵犯；遠處群山群青漸遠，沉穩卻又有點飄渺；而天空是不用贅訴的美。公路兩側則多有櫻花樹，若是能在提早一兩周來，或許便似落英繽紛，夾岸數百步的景色。



些許時間走至從九芎神木公廟，入林而上至嘉南雲峰步道登山口，靜謐林間兩側皆是竹子蒼蒼，石階或緩或陡，前後往來無人。這樣的安靜是墨色如畫，光影的蕭瑟是風入竹林的瑟音。蟲鳥低語、落葉不語，彷彿一切皆靜、卻一切皆動。偶時林中來霧，模糊了影子，仰望林梢也是濛濛，「獨坐幽篁裡」大概就是這樣的氣氛了吧。

一路盤升皆是竹林，伴著鳶鳥嘯聲、枯葉婆娑，腳步變得沉重卻也終究是一步步走來。撲通撲通地，漸漸的耳中似乎只聽得見自己心跳的聲音。感覺思緒漸漸遠去，慢慢地將氣息從肺底吐出，如同嘔吐一般掏盡；將目光拋遠，如同望視著靈魂遠去，每次上山都感覺腦袋空白，彷彿在茫茫的腦海空蕩，在慌慌的路途坎坷，來去皆無指標，只是感到荒草漫漫、與焦急的心悸感，好像每次上山彷彿都是對心靈的拷問，拷問著來路、去路，但苦苦陌路，發自內心的詢問卻未必得到由衷地回答。山上越走迷霧漸深，竹林淡入墨色、人形如影，或許這便是「深林人不知」，但明月何處呢？似乎曾

在那頭，在都市街道的向晚、在河岸蜿蜒的午夜、在家鄉依傍著樹枝，但她總是很遠很遠，很遠很遠，也或許那月亮看不到我也不一定。「明月何處照我？」，現在連陽光也照不進來，只能聽著心跳撲通撲通地，好快好快。

上山一直給我奇妙的感覺，既想往高處走，卻又說不出理由，彷彿只是因為大家都如此而已。有時想放棄但看向來路卻也覺得可惜，或許在撐一下、或許在一下就到了，或許在那有壯闊驚艷的景。但沒人知道，當然也可能雲霧繚



繞，什麼都看不見，亦有可能雜草叢生，同樣什麼也見不著，只有一個小小的方碑標記著高度，彷彿是一個證明一樣，但是否這真的證明了什麼，我也不知道。就這樣，不知不覺竹林到了盡頭，一座小亭歇息。時間快近中午，山嵐群起，遠方的山已經成了一片白茫茫的景，而路還在繼續。

山林裡的登山者，有老有少，有老年人結伴而行、有父母帶小孩、有喧鬧、有沉靜、有時互道早安、有時擦肩而行，時不時會有經驗豐富者指路，或分享路邊晶瑩剔透的蘭花，或分享熱水熱茶熱咖啡與水果。走上嘉南雲峰，介於三界之地的我（喔，是三縣之地，嘉南雲峰因介於嘉義、南投、雲林之界而取名）其實沒有特別的感覺，沒有特別的成就感或是完成某件事的感覺，有時或多或少會因為途中的事物感到欣喜，但當真到達目的地時反而沒有什麼感覺，或許也就是如預期完成吧。我想大多時候應該都是這樣的吧，不管是在山上還是平地。

沿來路回頭，回頭至竹林小亭取道另一側往石壁山，再次回到充滿竹子的林間，而此時霧氣更加濃密，遠處如電影濾鏡般刷淡。而往石壁山的路上好走許多，沒有繩索與陡坡，快步走來輕勝馬，直至石壁山的三角點，一個蒼竹所環抱的空地。雲霧裊裊、竹葉蒼蒼，且聽風聲呢喃，彷彿傳頌著過去一場不為人知的武林決戰。石壁山的竹林是我印象中的武林，靜謐、肅殺中帶點滄傷。一路走來，這裡彷彿印證了「雲林」兩字，她是這樣濃霧群起、竹林斑駁，她是雲中之林在高山之上。雲林，名不虛傳。

是回去的時刻了，又回到一個人的旅途，再次搭上輕輕搖晃的

公車，或許也疲憊了，不知不覺間當雙眼再次張開時，已是西下十分，車子駛下了山，平穩的開回平原、開回城市。一個早上一個下午，算是盡興了。

我想，盡興，是對於過程的滿足，或許仍有遺憾，但心懷感激便也足夠了。



(攝於 雲林口湖鄉湖口村)